

魅力文丛
MEILIWENCONG



红戈壁

Hong Ge Bi

曾其祥◎著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魅力文丛
MEILIWENCONG

红 戈 壁

曾其祥 著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魅力文丛 / 卓尔主编. — 阿图什: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03.12 (2009 年 12 月重印)

ISBN 978-7-5374-0484-6

I. 魅… II. 卓…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5254 号

丛 书 名	魅力文丛
主 编	卓 尔
本册书名	红戈壁
作 者	曾其祥
责任编辑	郑红梅 刘伟煜 张莉涓
书籍设计	党 红
版式制作	卜建晓
出 版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邮 编	830000 电话: 0991-4690475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4
字 数	6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4-0484-6
定 价	298.00 元(全十一册)

目 录

第一篇 中国西部铁路建设巡礼

写在前面的话	1
路在手上	3
“大步”“飞跃”留下的故事	6
大漠的脊梁	15
“吉卜赛部落”群像	19
新时期的艰苦	22
千秋伟业平凡人	29
向筑路人敬礼	34
筑路者的华章	38

第二篇 建设者素描

红戈壁	40
执着的女人	44
什么是最难做到的	53
建设者的史诗	67
额尔齐斯河在关注	80
苦难与诚信	85
一样的天	91
打工者的早晨	96
博格达佛光	102
超越博格达	106

第一篇：中国西部铁路建设巡礼

写在前面的话

我们要永远赞美建设者们，当有形的丰碑高高矗立，当凝固的乐章遍地奏响，艰苦卓绝的建设者们已无影无踪，重要的是——我们要把他们记在心里，虽然他们平凡如丰碑里一粒沙石，平常似高楼大厦中一根钢筋……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一师的建设者们，就是这样的，他们给众人的印象：一是看不见而可想象的，并完全能肯定的“大艰苦”；二是可以看得见他们修建的、现代文明的、凝固美丽的可视物。

当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直耸云天，当桥梁横空出世使天堑变通途，当钢铁大动脉像沙漠中的脊梁延伸，当条条大路似网密布天山南北，当水利枢纽滋润了万顷良田……人们已看不见昔日工地上顶着狂风冒着严寒酷暑，走过沙漠跋涉戈壁，忍耐着缺水忍耐着常年的寂寞——那些在今日文

明中远离文明却建筑文明的一群以奉献牺牲为荣的人们

.....

在计划经济时代,一纸命令,一串口号,千军万马就奔赴到了罕见人烟的风口山巅和沙漠深处。那时,这支队伍是奉献;奉献的不仅是汗水浓血,奉献的是青春时光甚至生命

.....

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在物质利益为人们当今主要行为的轴心时,这支队伍仍然是奉献。我们在算经济账,却更多的是在算政治、算国家的经济账,他们仍是一群付出大于得到的奉献者.....

时代需要这样的一群奉献者,人类社会永远需要有无数为理想为事业而甘愿奉献的人.....

他们为祖国大西北矗起一座丰碑。比起钢筋混凝土,比起沙石土所拌和起的那些有形文明标志所不同的是,他们用的是青春和血汗,用的是一种精神与时空,与山川河流、大漠戈壁、城市乡村的无形拌和,成为更伟大的一幢幢美丽的“建筑物”.....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一师就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最能体现兵团精神的队伍,是一群本可得以高歌颂扬而常常默默无闻的实干家.....

路在“手”上

人类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们的必然联系，而一切联系都离不开路。无论是乡间小道、山崖栈道还是公路、铁路、水路以及航路、航天之路……路是人类文明的智慧结晶，路使人们从封闭愚昧走向文明，从感性混沌走向理性。路不仅是文明的标志，更是理性的标志。

而路在文明以前，可引“路在脚下”来说明。人们从远古的自然意识处走出自然之路；而在文明化的人类社会中，路应在“手”上，是人们思而结果、行所修筑的通向文明升级的一种可视观念。

古人因水记山，因地记事，“所有山陵城邑等地理沿革，风土人情，以及各种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都有详赡叙述”（《中国史稿》），惟少记载修路。

难怪古人逢山为阻，临水谓险，看来是多为路愁！江山如此多娇，而“天高路险”，实则“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笔者偶发奇想，为何古人不像今人为某一目的先修路呢？比如“要想富，先修路”之类。仔细琢磨，原来路是与生产力紧密相关

的,也是与人的“理性”观念紧相连的。尽管在殷墟武官村出土了奴隶社会时期的司母戊 875 千克大方鼎,标志着生产力的大发展,但没有记载修路,当然也没有为今人留下完全标志的路。路在今日有形,而在远古,直观的路成不了文物。人行则为道,道为路,人们过多重视或无奈于“路在脚下”,感性认识和路意识结合,使其为历代英雄豪杰望山望水望路而叹!才有诸如建安三十三年曹操率大军夺回汉中,望刘备据“险”固守而退长安“蜀道难,之遗憾……东晋安帝义熙年间,狮子国(斯里兰卡)派使者前来,送晋安帝一尊佛像,因为天堑无通途,经十年之久才运到中国……”

没有过多仔细修路的记载,并不是完全没有,也不可能一寸路都不修,更不是没有人走路。路在脚下,路在时时刻刻,行则成路。仅在魏晋南北朝时,通往西域的商道就有南、中、北三条,历史使其走出了具有意义的丝绸之路。秦汉以来,中国与中亚、西亚、印巴次大陆、印度尼西亚、南洋与朝鲜、日本等都有“密切往来”,可见人们并非“不识途”,而为什么对修路和护路很少有专门记述呢?

路与生产力互为制约。在某种意义上,路就是生产力,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路……漫漫的历史长卷,五千年华夏文明,路是贯穿其中的经纬线。而在蒙昧后文明时代,路可能是战争,关系一切经济政治活动,决定胜负成败。路,就是政治,为军事政治某一目的,才会有诸如“明修栈道”之说。延续而来的一句古话曰:“修路架桥是善事”,其实不然,只要在阶级社会,有阶级压迫与斗争,路便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旧时代那些有形无形的漫漫之路,那密匝的路

辙,留下的除了刀光剑影的战争权斗,便是阶级的说教。留下一部人类最长的历史浩卷,却没有给子孙留下多少真正的路,或者说留下了一条落后挨打受辱之路……从 1852 年英国诞生第一条铁路起,1860 年~1928 年美国就修建了五万多千米铁路,而同时期一个偌大的中国,直到 1876 年才有那条淞沪轻便铁路,到 1894 年,总共才有 360 千米铁路,而且自主铁路才占 21.1%,路是证人,是历史,路记载一切,承载着一切……

“大步”“飞跃”留下的故事

兰新线上的建设者，我们把视线拉回到古丝绸之路上的40年前，聚焦新疆与甘肃交界处以内，让我们从一位当年建设者的回忆中领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程第二师大战兰新线，打通内地与新疆连接之通道的情景吧。

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天“轰隆隆”，“轰隆隆”……列车在兰新线新疆境内红柳河、哈密段呼啸着驶过。

车厢里一位80岁的老人计算着列车要到“大步”、“飞跃”站了，就来了精神，急切地趴在窗口向外望着。窗外仍千篇一律地展示着寸草难生的苍凉，黑黝黝的山包和灰土色装帧着广袤深远的戈壁，偶见路旁的野草，随列车通过而抖擻着，仿佛在振臂呼唤寻觅40年前那些熟悉的身影……“大步”、“飞跃”两个小站的几幢小平房和几株树影一掠而过，在老人眼前闪过得太快了，仿佛瞬间闪过的是往日岁月，老人的双眼湿润了。

老人的孙子问：

“爷爷，您在找啥？”

“找人……”

“哪有人呀?您看,窗外什么也没有呀?”

“有……”窗外有将军,有士兵,有千旗猎猎,万人会战,有遥远而激荡人心的往事……

“你知道刚才过去的小站为什么叫‘大步’、‘飞跃’吗?”

爷爷问孙子,孙子摇摇头。这两个站太小,不仅特快列车不停,而且也不报站名,甚至在地图上都没有标注……而对当年奋战在兰新铁路线上的千万官兵来说,数千千米的铁路,每一粒沙石,每一节钢轨,每一个站,都永远记录在他们心中。这位老人是40年前参加兰新铁路建设时的新疆兵团工一师前身工二师师长傅志华。“大步”、“飞跃”站一带的铁路,是他们人生奋斗中的一座丰碑。

1958年春,新疆乌库(乌鲁木齐~库尔勒)公路刚举行了通车典礼后,自治区党委又把修建兰新铁路的工程任务交给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由当时任兵团政委的张仲瀚亲自组织指挥。

由乌库公路天山达坂撤下来的施工部队,正在乌鲁木齐集结,逐队向兰新铁路线进发。前后峡开来的汽车上,满载着的筑路官兵,来不及多休整又翻越天山开拔工地。官兵们士气高涨辆辆汽车上插着红旗,歌声阵阵,一片热火朝天的会战景象。1958年4月18日,傅志华师长正率员待命在乌市紧张检查筑路设备,通讯员急促向他报告:

“张仲瀚政委请你到他那里,还有任务向你交待。”

傅志华师长急步奔向兵团办公大楼,一下推开会议室大玻璃门,只见张仲瀚政委已在那里等他。张政委穿着一身

笔挺的浅灰色制服，像一位教员。张政委神采奕奕，精神焕发。见到傅师长后，马上把他引到挂在墙壁上的大地图面前，拿起地图的指示鞭，指向红柳河、哈密、吐鲁番一带说：

“你看，这段路是瀚海，是大山区啊！是风沙地带且无人烟，修筑乌库公路是战高山严寒和冰川，这一段路可就不同了，是战酷暑、战严寒，还要战风沙啊！这又是一条新疆各族人民的幸福之路。”张政委详细告诉傅志华那段路是新疆境内施工条件最艰辛的，不仅有许多明摆着的艰险，还有许多难以预测的困难，让傅师长他们须有充分的吃大苦、耐大劳的思想准备，张政委接着说：

“我们兵团承担这条铁路的修筑任务，是光荣的，义不容辞的……你们承担的任务很重啊！现在自治区党委已批准，你们乌库公路指挥部，整编为生产建筑工程第二师……”

说时，张政委在地图上长长地划了一条由红柳河直达国境阿拉山口的路线，那有力的挥臂，至今仍深刻地印在傅师长的记忆中。

布置基本停当，张政委的司机已站在他的旁边，催促他去机场。他匆忙地看了一下手表说：“我今天要去北京开会，还要请示给你们再调一些运输汽车……”临走，张政委千叮万嘱咐傅师长说：“要注意施工安全，要尊重当地民族风俗习惯，我从北京回来，一定到工地上去看望同志们！”

说完，就急匆匆地上路了。根据张仲瀚的指示，傅师长立刻部署了全线，进入施工部队驻扎在永乐镇。

永乐镇是个小集镇，是内地与新疆连结的老公路上的一个重镇，距腾格里山区铁路施工线还有 60 千米，镇上居

住的多是维吾尔族群众。部队依照张政委指示精神,和过去战争时期一样,不住民房,不进村庄,集结在镇东头一大片戈壁滩上搭帐篷宿营。

部队驻扎后,马上进入施工。部队进山,遇到最大的困难是缺水。山里气候干燥,施工沿线尽是秃山荒岭,沙丘起伏,一望无际。每当烈日当头,便汗流浹背,焦炽的沙土烫人。穿上衣服,浑身是汗水泥垢;脱了衣服,臂脖被晒得层层脱皮,汗水滴在泥土上连个湿印都看不见。施工回来,部队战士们干渴难耐,要喝水,洗脸,洗脚,洗衣服,哪有那么多水呢?女同志困难更大了,她们的头发里积满了沙粒,头皮发痒,全身都起了痱子。当时,一个连队只有一个拉水车,而且要从几十千米外拉水,为此,解决水的问题,成了首要难题。

尽管部队尽量节约用水,女同志把长发剪短,为的是少洗头,但是,仍解决不了问题。为此,各部队纷纷就地找水。

傅师长所管辖的 11 团七连和许多个连队一样成立了“找水”小组,一班长陈春年,医生刘光俊,工人张万发三位同志主动抢着报名去找水。

第一天,他们跑了几十里山路,绝望地回来了。第二天,他们终于在十几千米处一座沙丘中发现了一棵枯树,枯树周围还有一片白茫茫的砒硝。陈春年说:“这是火硝,火硝是吸水的。”他们三人把覆盖在地表的白硝除掉,果然刨出了湿沙土,再往下挖,果然找到了水。他们三人高兴地跳了起来,陈班长舀了一缸子先尝了尝,只叫:“哎哟,水是苦的。”刘光俊说:“这也好,可以洗衣服,洗脚,打炮眼……如果能化学处理一下,做饮用水,那就更美了。”

夕阳西下时，他们带着满心欢喜，挑着一担水向连队走去。在他们下一陡坡时，山头上突然阴云密布，接着一阵狂风扑面扫来后，顿时，狂风大作，昏天黑地，沙土似野兽怒吼乱扑打过来。一只水桶吹翻了，人被吹得东倒西歪，陈班长奋力保护着仅剩的半桶水。他们彼此已听不清呼喊，只有狂风在肆虐，风卷着沙尘，使呼吸都困难。

他们在12级狂风中搏斗着，随着沙海巨流被席卷推搡着……

陈春年、刘光俊、张万发三人紧紧拉着手，在风中一波三折，只听刘光俊“哎哟”一声，摔倒了，陈春年奋力抓住刘光俊握着的扁担，突然，扁担“叭”一声断了，顷刻被暴风吹散……

当夜已深了，七连的官兵热泪盈盈，心急如焚。傅师长听到此消息，连夜布置人力，并亲自带员在出事地点方圆二三十千米处找，由于风沙太大，各路均无结果。

第二天黎明，被风沙层层埋住的陈春年被部队的号声叫醒了。原来，他被风暴卷在路基旁，半埋在沙中，他听出了另一个连队的起床号，便像个沙人似的，跌跌撞撞站起来，猛然，一阵钻心疼痛，他又倒了下去。原来，他的右脚踝骨已折断了。陈班长咬着牙，忍着异常疼痛，大汗淋漓艰难地爬向五连……

张万发醒来时发现被埋在沙丘里动弹不得，他精疲力竭想用双手刨沙，才发现右臂动弹不得，他的右臂已骨折断了。他以惊人的毅力，坚韧地在沙丘中移出身体，踉踉跄跄也跑到了五连……

“刘医生呢？”陈春年、张万发找到后，部队官兵更紧张了。傅师长命指挥部发动全线再次四处寻找，仍没有刘光俊的影子，数天后，仅在一座很远的小丘的小枯树上，找到了刘光俊的红十字挎包……

当时，大家都认为刘光俊光荣牺牲了。

此次沙暴，把许多帐篷吹走了，汽车玻璃也被风刮起的石子打碎，设备被风沙石子打得麻麻点点。

但是，首遇沙暴，为部队总结了驻扎经验，根据陈春年他们找水经验，还推广到整个施工线，许多连队找到了水，用苦水洗澡、洗脸、洗脚、洗衣服、湿法打炮眼。

然而，由于刘光俊的身影消失，官兵们心里充满着悲伤。

营地周围的维吾尔族群众了解到施工部队受袭，纷纷送来食物干果。维吾尔族老大爷衣塔木对部队官兵说：

“不管刘医生在不在人间，我得设法去找他。”

张仲瀚政委听说部队遭到了暴风袭击，从北京一回来，带着兵团文工团 30 人直奔施工工地慰问。为此，还专门给部队调来了 50 辆汽车和水罐，并配备了工地报话机。

张政委到工地看望官兵，现场指导施工后，当夜来到傅师长设在地窝子的会议室，和傅师长一起研究施工。张政委望着地窝子一条标语久久驻足，标语上写道：

“斩断天山腰，砍掉天山头，誓把风沙变通途！”

张政委不仅仔细询问工地施工情况，并十分关切地询问刘光俊的寻找情况，连夜张政委听了工地各指挥部汇报，直至夜里一点多钟。傅师长见张政委从北京回来直奔工地，

又连日劳累，悄悄告诉司号员早晨不准吹起床号，不要惊醒了张政委。

其实，张政委哪能睡得着？

劳累了一天的官兵已酣睡了，傅师长在迷糊着，似梦里听见“哗啦、哗啦”的声响，睁眼看时，只见张政委仍旧在桌子上翻阅地图和施工图纸，马灯使张政委的投影罩住了地窝子半壁墙……

地窝子窗户刚发白，傅师长还在梦中，只觉被拍了一下。傅师长睁眼看时，张政委的被子已折叠得整整齐齐了。

傅师长随着张政委出了地窝子，向一个小坡走去。

“七连在什么地方？”张政委问。傅师长知道张政委一直惦记着刘光俊而彻夜难眠，指着远处一个山包说：“在那里。”

张政委伸出右臂目测了一下说：“大约两千米，咱们去七连看看吧！”

傅师长陪着张政委顺一条山梁走去，早早地到七连看望了官兵。

“刘医生有消息吗？再找一找吧！”张政委首先就问刘医生的事。

七连连长李传忠汇报说：“永乐镇衣塔木爷爷带路，还有我连的卫生员，团卫生所的宋所长已去深山寻找了……”

张政委来到工地，和官兵一道谈天说地，看着战士们裤筒挽到膝盖上，光着脚板穿着回力鞋推车如飞，他也挽起衣袖，和傅师长各推着一辆车加入了推车运碴的行列，一干就是半天。

中午吃饭的时候，部队上下像传捷报一样传来消息：

“刘医生找到了！刘医生找到了！”

张政委惊喜地加快脚步和傅师长一道走到团部会议室，会议室大桌子头上坐着衣塔木老大爷和部队两名去找刘医生的人员。

张政委和大家都急切问寻找情况。

衣塔木老大爷详细地讲了到一个畜牧队时找到了已伤势很重的刘医生。刘医生是幸遇地质探井队的人而被搭救。

张仲瀚政委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露出了来工地后一直没有的笑容，深情地握着衣塔木老大爷手说：“谢谢您了！老人家。”

八十多岁的衣塔木老人流出了激动的泪水。

张仲瀚政委感慨地对在场官兵们说：“刘医生真是拾了一条命啊！没有群众，我们的部队怎么能活得成呢？”

腾格里斯山此处，是丝绸之路一条古道，以前曾有十三间房，因风太大而迁移了，至今仍留传着“大风”和“飞沙”等地名。

张政委问此地两个小站的名，有人建议根据古传地名而命名。一个叫“大风车站”，一个叫“飞沙车站”。张政委思忖很久说：“虽然这里因风大和飞沙而名，兰新线通车后，不要叫人们一进新疆就感到害怕。”张政委建议说站名要鼓舞人的，使人们奋进，融入部队敢于拼搏、敢于改变一切的奋斗精神的内容。

此后，张政委又问起傅师长：

“大风和飞沙这两个车站的名字改过来没有？”